

# 名家描写精华

心理卷

之二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名家描写精华

心理卷·之二

陈文君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

责任编辑：言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辛

---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40册）：300.00元

##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 序

##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 镇 静

万树子有点畏怯，把身体往后靠时，餐巾从膝上滑落到地上。她悄悄地曲身刚要把手伸到桌底，却情不自禁地倒抽了一口气。

因为坐在餐桌上席的公公大介和坐在他右侧的相子，在桌子底下把腿钩在一起了。她受到了刺激，顿时眼花缭眩。在一家人用饭的餐桌下，而且未婚的女儿也在场，把腿钩在一起的公公和相子的姿态，带着禽兽般的腥臭气味。万树子捡起餐巾，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向公公那边瞧去。只见万俵大介那张满头银发映衬下的端庄的脸，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派头坐在正中央的椅子上。万树子觉得这位公公是个难以捉摸、复杂而又怪诞的人。

〔日本〕山崎丰子《浮华世家》

妈妈的声音很大。她从来没有这样大声讲过话。大概是希望让儿子听到。成岗一惊，突然站起来。他明白这是出现了敌人！在这时候，要想保全印刷机关和印刷品，是不可能的，如果自己逃命，也许可能，但他不能这样，也根本不想这样。此刻他需要作的，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来找自己的同志和党的组织受到任何损失！他立刻拉开夜里用来遮灯光的窗帘，然后轻轻推开了窗户，把一把经常放在储藏室里备用的扫帚，小心地挂到窗口外面的那颗钉子上去——有了这个暗号，来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以发现危险的警号，不会再进厂里来。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一切低声细语、一切喧嚣连同他头脑中的嘈杂，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只感到一种和平，一种亲切的、持续的宁静。想讲话的愿望已经烟消云散，丝毫不存。他关掉大灯，向床头柜走去。床头柜上的小灯的灯罩投下一个小小的光环，正落在《关于修辞法的谈话》那本书的角上。他的手抚摸了一下自己的面颊，好象要刮刮脸似的。他打开抽屉，里面露出手枪的黑色枪把，他检查了一下，把子弹顶上膛。这以后，他脱掉西服背心，坐到床上，把枕头垫在背后，两腿伸直，就这样半坐半躺地等了一会……他解开衬衣的纽扣，把枪口顶着自己的赤裸胸口……呼！

〔玻利维亚〕奥·塞斯佩德斯《哑巴议员》

那一夜梅达尔多虽然很疲倦，还是迟迟不能入睡。他在自己的帐篷前来回踱步，耳边不断传来哨兵的吆喝声、战马的嘶叫声和兵士在梦中断断续续的呓语声。他望着波希米亚空中的繁星，想着自己的新军阶，想着次日的战斗，想着遥远的故乡，还想到故乡激流中芦苇的沙沙声。他心中没有怀念，没有疑虑，也没有忧伤。对于他，一切都还是完整的，无可非议的，就连他本人也是如此。不过即使他能预想到正等着他的可怕命运，大概他也会以为那是自然的，注定的。他凝视着夜间的地平线，知道那里便是敌人的阵地。他两臂交叉着紧抱双肩，因能置身未来的战争而感到心满意足。他感到那场残酷战争的血在地上分成千万股细流，一直流到他这儿。他任凭这血轻轻舔着自己，既不感到激动，也不感到哀怜。

〔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

## 慌 张

他觉得心慌，脸上仿佛感觉到坐满楼座的观众的呼吸。他觉得肌肉和神经突然变得松弛了，似乎要抛弃他，让他像个行李似地倒下去。

〔智利〕曼·罗哈斯《海瓦先生的历险》

晓荷的脸由微笑而扩展到满脸都是僵化了的笑纹，见瑞丰太太胡了满贯，他想拍手喝彩，可是，手还没拍到一处，他发现了手心上出满了凉汗。手没有拍成，他把手心上的汗偷偷的抹在裤子上。这点动作使他几乎要发怒。他起码也有三十年没干过这么没出息的事了——把汗擦在裤子上！这点失仪的耻辱的分量几乎要超过卖人害命的罪过的，因为他一生的最大的努力与最高的成就，就是在手脚的动作美妙而得得上。他永远没有用过他的心，像用他的手势与眼神那么仔细过。他的心像一罐罐头牛奶，即使打开，也只是由一个小孔，慢慢的流出一小条牛奶来。在这小罐里永远没有像风暴或泉涌的情感。他宁可费两个钟头去修脚，而不肯闭上眼睛看一会儿他的心。可是，西院的哭声确是使他把手擦在裤子上的原因。他害怕了。他一定是动了心。动了心就不易控制手脚，而失去手足的美好姿态便等于失去了他的整个人！他赶紧坐好，把嘴唇偷偷的舔活润了，想对瑞丰解释：“那个……”他找不到与无聊扯淡相等的话，而只有那种话才能打开僵局。他有点发窘。他不晓得什么叫良心的谴责，而只感到心中有点憋闷。

老舍《四世同堂》



在大雪纷飞的寒天里，银环跑的满头是汗，失望的浪潮，一个挨一个冲击她。城外没找到韩燕来，九点钟又没有见到杨同志。她拖着疲惫身躯回到医院，心绪上一阵混乱一阵恐怖。姓韩的找不到还不吃紧，最叫她担心的是杨晓冬。是不是敌人把他抓住了？整天心烦意乱，拿东忘西，上班给病人服药时，接连打碎两个量杯。心急等待下班，坐不稳，立不安，看看太阳，恨太阳去的迟；看看钟表，怨钟表转的慢。为了提前完成自己的任务，她的工作效率非常之快，她从市民患者的肛门里抽出体温计，原封不动就插进伪警病号的口腔里。

####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

怕什么有什么，祥子心里的惭愧与气闷凝成一团，顿时立住了脚，呆在了那里，说不出话来，他傻看着虎姑娘。她今天也异样，不知是电灯照的，还是擦了粉，脸上比平日白了许多；脸上白了些，就掩去好多她的凶气。嘴唇上的确是抹着点胭脂，使虎妞也带着些媚气；祥子看到这里，觉得非常的奇怪，心中更加慌乱，因为平日没拿她当过女人看待，骤然看到这红唇，心中忽然感到点不好意思。她上身穿着件浅绿色的绸子小夹袄，下面一条青洋绉肥腿的单裤。绿袄在电灯下闪出些柔软而微带凄惨的丝光，因为短小，还露出一点点白裤腰来，使绿色更加明显素净。下面的肥黑裤被小风吹得微动，象一些什么阴森的气儿，想要摆脱开那贼亮的灯光，而与黑夜联成一气。祥子不敢再看了，茫然的低头去，心中还存着个小小的带光的绿袄。

#### 老舍《骆驼祥子》

他总疑心有许多人暗暗地发笑，但还是熬着讲，明明已

经讲了大半天，而铃声还没有响，看手表是不行的，怕学生要小覷；可是讲了一会，又到“拓跋氏之勃兴”了，接着就是“六国兴亡表”，他本以为今天未必讲到，没有预备的。

他自己觉得讲义忽而中止了。

“今天是第一天，就是这样罢……。”他惶惑了一会之后，才断续地说，一面点一点头，跨下讲台去，也便出了教室的门。

“嘻嘻嘻！”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他便惘惘然，跨进植物园，向着对面的教员预备室大踏步走。

他大吃一惊，至于连《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失手落在地上了，因为脑壳上突然遭了什么东西的一击。他倒退两步，定睛看时，一枝夭斜的树枝横在他面前，已被他的头撞得树叶都微微发抖。他赶紧弯腰去拾书本，书旁边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写道——

桑桑科

他似乎听到背后有许多人笑，又仿佛看见这笑声就从那深邃的鼻孔的海里出来，于是也就不好意思去抚摩头上已经疼痛起来的皮肤，只一心跑进教员预备室里去。

鲁迅《高老夫子》

他失去了时间观念。有时候几分钟——当她把他叫到身边，他握住她那忽而特别用力紧握住他的手，忽而又把他的手推开的潮湿的手的那几分钟——他觉得好像是几点钟；有

时候好几个钟头又好像是几分钟。当丽莎维塔·彼得罗夫娜请他在屏风后点上一支蜡烛的时候他吃了一惊，那时她才知道已经是黄昏五点钟了。如果告诉他现在仅仅是上午十点钟他也不会奇怪的。他不大知道那时他在什么地方，就像他不大知道那一切发生在什么时间一样。他看见她的发烧的面孔有时精神恍惚，痛苦不堪，灰白的鬃发披散着，拼命忍住眼泪，咬着嘴唇；他也看见杜丽，也看见吸着雪茄烟的医生，和脸上带着坚定、果断和镇静神情的丽莎维塔·彼得罗夫娜，还有在大厅里踱来踱去皱紧眉头的老公爵。但是他们怎么来的又怎么去的，他们在什么地方，他却一点也不知道。公爵夫人一会儿跟医生在寝室里，一会儿又在书房里，那里突然出现了一张摆好了的饭桌；随后又不是她在那里，却是杜丽了。后来列文记起他们派他到什么地方去过。有一次叫他去搬一张桌子和一张沙发。他很热心地干着，相信为了她这是万不可少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为他自己准备睡觉的地方。随后又打发他到书房去问医生什么事情。医生回答了，接着就谈起市议会的混乱状态。后来又派他到公爵夫人的寝室里去取一个镶着银框的圣像，他和公爵夫人的老女仆爬到一个食橱上去取圣像，他把一盏小灯打碎了，那位老仆人极力安慰他不要为了他妻子和那盏灯着急，他把圣像拿来，放在吉提的头前，小心地从枕头后面塞进去，但是这一切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做的，他却知道了。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公爵夫人拉住他的手，怜悯地望着他，恳求他镇静，也不明白为什么杜丽劝他吃东西，把他从房里引出去；也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严肃而同情地望着他，给了他点药水喝。……

整个时间里，他轮流地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里。一

种心境是不在她跟前的时候：当他同那位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粗雪茄烟、又把烟头在盛满烟灰的烟缸边上熄灭掉的医生，杜丽，还有公爵在一起，聊着午餐，政治，或者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的疾病的时候，列文突然间暂时完全遗忘了发生的事情，好象大梦方醒一样；另外一种心境是在她跟前，在她枕头边，他的心可怜得要破裂而又没有破裂，他不断祷告上帝的时候。每一次寝室里传来叫声，就把他从暂时的忘怀中唤醒过来，于是他又陷入他最初犯过的奇怪的错误中：每一次，他一听到尖叫声，就跳起来，跑去为自己辩护，但是半路上就记起并不是他的过错，他渴望着保护她和帮助她。但是，一看她，又感到他爱莫能助的时候，他就害怕起来，于是祈祷说：“上帝饶恕我们，救救我们吧！”时间拖得愈久，这两种心情就愈强烈，不在她跟前他变得更镇静了，完全忘了她，而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的痛苦和他的爱莫能助的心情就愈发沉重了。他跳起来，想跑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又跑到她那里去了。……

神智完全错乱了，他又冲进她的寝室里。他看见的头一样东西就是丽莎维塔·彼得罗夫娜的脸。那张脸愈发愁眉不展和严肃了。那里没有吉提的面孔。在她的面孔的原来的地方有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紧张表情，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里发出的声音。他把头垂到床栏杆上，觉得他的心要碎裂了。这种可怕的尖叫声并不停息，却变得愈发可怕了；直到好像达到了恐怖的极限，才陡然平静下来。列文简直不相信他的耳朵了，但是没有怀疑的余地。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 决 意

“社会生活的一切道路，差不多都是正式对我们封锁着的。甚至在那些没有被正式的障碍物堵塞住的社会活动的道路中间，实际上也有很多——几乎是全部，一是对我们封锁着的。生活的天地那样广阔，而我们却只能挤在家庭生活的小天地里面，只能做家庭的成员。此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工作呢？差不多只有一件工作可做：当家庭教师；也许还可以教教男子不愿从我们手中抢过去的某些功课。我们都挤在这唯一的道路上；我们互相妨碍，因为我们太集中了；这条道路几乎不可能给我们带来独立，因为愿意效力的妇女太多。谁也不看重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原因还是我们的人数太多。谁会重视一个家庭教师呢？只要说您一句您想请家庭教师，马上有几十几百个妇女蜂拥而来，互相争夺这个位置。

“不，在妇女努力往各方面去发展以前，她们不会获得独立。开拓一条新路当然有困难。可是我在这件事情上所处的地位特别有利。不好好利用它，对我是一个羞耻。我们对于重大的工作毫无准备。我不知道为了做好准备，我将需要一位指导者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知道，无论我需要他的帮助到什么程度，他总是在这儿，跟我在一直起。并且这对他不是一种累赘，他会跟我同样感到愉快。

“法律没有对我们封锁的独立活动的道路，又被习惯封锁着。不过我可以走上我所愿意走上的任何一条仅仅被习惯封锁着的道路，只要我决计不怕习惯的最初的反对。其中有一条道路比别的道路对我更近得多。我的丈夫是医生。他把他

的全部空闲时间交给了我。有这样一个丈夫，我很容易试一试我能否做医生。

“假如终于出现了一批女医生，那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她们对于全体妇女都大有好处。妇女跟妇女谈话比跟男子谈话方便得多。那时候可以避免多少痛苦、死亡和不幸！我要试一试。……”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玥悲切地感伤了一会，枕上湿透了泪水。她扞着那许多泪水越心惊越心痛，她觉悟了，徒然感伤，像刚才的那些感伤是无用。一定要想办法，想办法脱离这苦海。她披上了她底长衣，燃灯坐起，往镜前将蓬乱的头发梳理。她默望着这与牢狱同坚的房间，她预想着刹时这房子将有淋淋的人血染遍。啊！和他打架吧，和他打架！我不能太柔和了，任人支配我走囚人的绝路，和他打起来，打起来，找出我底出路！

……

玥忍辱沉默了一刻，远听着城内砰砰不断地放枪，近听着屋外狺狺的犬吠，霜风狂卷掠屋顶过，雄鸡在隔壁竞啼。她忧郁的神绪承受这种景象：突而晶莹的眼火，一团团自眼角闪出；突而轰轰的怒鸣，雷震地冲出耳鼓；喉咙一阵阵逆上酸液，仿佛黄胆跳上了舌根；心脏搏搏地乱跳无规，象要和头上胀痛的血管同时破裂。玥弄昏了，她决心了，决心明天去见她父亲。

白薇《炸弹与征鸟》

一切都变得清楚、明晰。

她犹豫什么？还躲躲闪闪、迟迟疑疑地思考什么？她决不拒绝生活给她的新机会。她第一件事就是要调回北京。（北

京站光怪陆离的灯光、喧腾嘈杂的人海又在眼前隐约浮现。)不管北京的现实生活有多么沉重,不管未来的北京新生活将多么不符合她的理想——她理想中的北京新生活将是怎样的呢?好象头脑中已有一个朦胧的图景——不管在北京的新生活中,她将怎样碰疼周身的伤痛(顾晓鹰的嘴脸,团长办公室的灯熄灭了,首长的微笑变成了一张长满疙瘩的贪婪的脸,一群群并不相识的人的眼光,冷蔑的,议论的,讽刺的……)也许这新生活对她将是场痛苦的灾难,她也要踏进来。她要调回北京。她原本是属于这个京都的人。她应该生活在这里。告别古陵县吧。

#### 柯云路《夜与昼》

丑松将手伸进褪了色的裤子口袋,暗暗摸弄着里面的银币,在书店前来回转悠了好几趟。只要花四毛钱,那书就能弄到手。然而,眼下要是买了书,明天一天就身无分文了,何况还得准备搬家。他被这些想法缠住了,走不多远又折回来。他蓦地钻进门帘,抄起书一看,原来是一本用粗糙的进口纸印刷的书,还带着淡淡的油墨气味,黄色封面上印着“忏悔录”三个字。为了使贫苦的读者也能得到它,特意采取了朴素的装帧,这就足以说明这本书的性质了。啊,今天的多少青年,正贪婪地用功读书,追求知识啊。丑松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又正值这样的年华,他怎能不去读书,不去求知呢?知识就是食粮,他终于拿出四毛钱,买下了这本渴望已久的书。虽然是仅有的一点钱,但精神上的满足不是别的东西可以顶替的。

#### 〔日本〕岛崎藤村《破戒》

坦白、豪爽、无所猜疑的人!他想不到我也爱她,而且

这样热烈地爱她！可是这种爱只不过是痴人梦想，对我只是折磨和痛苦！我怎么办呢？爱情？友谊？没有希望的热情？可敬的朋友？爱情给我的是痛苦；朋友为了帮助我，也许自己在吃苦头。就这样吧！我决定从心里抛弃爱情痴念，尽我的力量为他周旋。可是，看见她被别人夺走真难以忍受！要不然，就得出卖一个豪爽的，以诚相待的朋友……这更糟，更糟！对，我下定了决心，让我促成他们的幸福，然后离开这个国家，在这里我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幸福了。

〔英国〕奥利弗·哥尔斯密《老好人·屈膝求爱》

宫子从这些话里得知贯一现在是寄身于五番町的鳄渊家里，这个消息，对她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因为在她看来，只要这样，总可以找到重逢的机会。不过，今后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相见，这是未可逆料的事情，今天既然幸得神助；赐予了这样的奇遇，那最好就这么见一见面——这难道不是她心底里在暗暗地想着的念头吗？即使受到他的怒目而视，即使见了面一句话也不说，但总是相见了啊，四年如饥如渴的爱情，这时候如火一般地燃烧着她的心。

不过，使她担心的是，这件事究竟太危险了，自己是一个宾客的身份，旁边又有人陪伴着，而他又是一个干这种行当的伙计，在这里狭路相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那对我们夫妇将是多大的耻辱啊。只要没有别人知道，那即使他把口水吐到我的脸上，我也愿意一个人来承受这种耻辱，放弃这次奇遇吧，那是太可惜了，要相逢，就在今天，眼看好事就此破灭，心里怎得不烦躁呢？不，不，千万不能错过今天这个机会！她痛苦地下定决心，就假说想去看看静绪的家，要静绪领她去走一圈。



〔日本〕尾崎红叶《金色夜叉》

玉凤姑娘一听，心里一想：“照这话说起来，这又不是青云山假西宾的样子，我索性被他们当面装了去了吗？看这局面，连张家夫妻母女三人怕也通同一气，别人犹可，我只恨张金凤这个小入儿没良心！当日我在深山古庙给他联姻，我是何等开心见诚的待他；今日的事，怎的他连个信儿也不先透给我？更可气的是我那干娘，跟了我将及一年，时刻不离，可巧今日有事不在跟前，剩了我一个人儿，叫我合他们怎生打这个交道？”心里越想越气，才待要翻，又转念一想：“使不得；便算是他们都是有心算计我，人家安伯父、安伯母二位老人家不是容易把我母女死的活的才护送回乡；况且我父亲的灵柩，人家放在自己的坟上守护了这几年了，难道他从那时候就算计我来着不成？何况人家为我父母立茔安葬，盖祠奉祀，这是何等恩情！岂可一笔抹倒？就是我这师傅，不辞年高路远，拖男带女而来，他也是为好。更何况今日我既这座祠堂，这里便是我的家了，自我无礼，断断不可。还用好言合他们讲礼。凭他万语千言，只买不转我一个‘不’就结了！”

文康《儿女英雄传》

韵梅顾不得想这是什么时间，七下子八下子的就穿上了衣服。也顾不得梳头洗脸，她便慌忙的走出来，想马上找富善先生去。她不常出门，不晓得怎样走才能找到富善先生。但是，她不因此而迟疑。她很慌，可也很坚决，不管怎样困难，她须救出她的丈夫来。为营救丈夫，她不惜牺牲了自己。在平日，她很老实；今天，她可下了决心不再怕任何人与任何困难。几次，泪已到了眼中，她都用力的睁她的大眼睛，把